

文学之于短视频，它能有所作为吗？

记者：今年平遥国际电影展上，你也是推荐委员，感觉如何？

李敬泽：很好啊。文学发挥作用的方式可能是很复杂的，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它可能会成为其他艺术门类，包括电影、电视剧，一个重要的来源。今年春节档，《流浪地球》《三体》，不都是从刘慈欣的小说而来的吗？

传统文学建立在印刷文明的基础上，从17世纪、18世纪、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，在这个阶段，文学占了媒介的先天优势。在印刷文明里，文学的影响是覆盖性的。但从20世纪有了电影，媒介发生了巨大变化，文学在整个文化生态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复杂。有的时候，文学的作用可能要通过电影、电视等得到放大，或得到转化。我觉得这是趋势所在，对文学来讲也不是坏事。

从我们来讲，肯定应该推动这个趋势，使它变得更顺畅，更有效，让好作品获得更广泛的渠道，向大众更广泛地传播。有人可能看了电影，不会再去看文学，对，但这又怎么样呢？也很好啊。作家的创造像一颗石子打到水里，激起的涟漪会一直延伸到岸边。你不能非得说，我只喜欢石子，不喜欢这些涟漪。

作家的创造像一颗石子打到水里，激起的涟漪会一直延伸到岸边。你不能非得说，我只喜欢石子，不喜欢这些涟漪。

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挥出最佳效用，这是好事。再说还有一部分人看了电影，还就想买一本书看看，又推动了纸质为基础的文学作品的传播。

发展到今天，我觉得影视也变成了一种传统媒介，比如有了短视频等，那么，文学之于短视频，它能有所作为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估计咱们大家都不知道，纸媒面对短视频也茫然。

但是，我又相信文化的发展不是单向性的，A和B谁取代谁的关系。19世纪电影一出来，好多人说文学要完蛋了，事实证明也没完蛋，印刷媒介依然并行。本世纪头10年，大家都认为未来没人会读书了，纸质书都不会存在。大家一度都看好电视，但现在电视这个媒介也衰落了。现在看，书的韧性很强，我估计把电视熬死了，书还在。人类的文化不是简单的那样一个迅速迭代的过程，很多新的东西出来，但最终可能形成一个很复杂的生态。

记者：其实就像“文学馆之夜”，你关于故乡的那段话被截成短视频，发在网上，有许多网友跟评。

李敬泽：那一条的点击量就达到了200万，这大概是我被点击最多的一次。总之，可能今后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特别复杂的、丰富多彩的这么一个生态。这个生态里不一定哪个把哪个给碾压了，或者哪个把哪个给取代了。所以我老开玩笑说，可能过50年，书还在呢，还

得有书店，你还得到书店去买书，但那时，短视频可就不知道还有没有了，新技术的迭代更快。

文学馆要有墙，也要无墙

记者：你此前提到一个词，叫文学机制，在你心目中，文学机制的理想状况是什么？

李敬泽：任何社会都有文学机制，它推动创造力，使其更充分地去迸发，同时让富于创造力的作品更好地传播。比如现代文学馆，我说我们有道有形的围墙，这是必要的，但在虚拟意义上，或是网络意义上，它还应该无围墙。文学馆作为一个文学机制，必须向广大人民开放，才是有效的，否则我们就这么关着门，这不行。

中国现代文学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座文学博物馆，它汇集了中国现代以来，经典作家、经典作品的史料和文物，数量巨大，极为珍贵。包括大量手稿，我们所熟悉的红色经典，如《青春之歌》，还有“三红一创”（《红旗谱》《红日》《红岩》和《创业史》），它们的手稿都在这里，都是作家们一笔一画写出来的，所以现代文学馆是一个大宝藏。

因为如此珍贵，所以现代文学馆应该还是一个无墙的博物馆。

记者：在这个机制里面，除了你说的出版社，包括文学博物馆、文学机构，还有哪些力量，你觉得非常重要？

李敬泽：文学机制中的很多力量，不来自那种专做文学的人，比如报纸也是一个文学机制，它也是文学传播